

# 论恩格斯晚年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刘小莉

**【内容提要】**民主是恩格斯晚年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深入剖析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恩格斯晚年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他将抽象的民主发展理论置于具体的历史过程，指出“自然生长的民主制”是人类民主的源头，揭示了从原始民主到阶级民主再到民主消亡的演进逻辑。他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延伸到“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论述了民主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他将暴力革命辅之以合法性斗争，论述了不同条件下民主革命的策略选择。他将社会民主扩展到党内民主，在党内批评、民主讨论以及反对个人专断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启迪。

**【关键词】**恩格斯 恩格斯晚年 马克思主义 民主

**作者简介：**刘小莉（1981-），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

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sup>①</sup>对民主的阐释不容忽视。尤其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恩格斯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前瞻意识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进行了诸多论述。时隔一百多年，这些思想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辉。今天，回顾与学习这些思想对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 一、从“民主一般”到历史民主观

民主不是从来就有的。民主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曾多次论述过民主问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摩尔根等人著作的研究成果，具体、系统地论述了民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发生到消亡的历史过程。

### 1. “自然生长的民主制”是人类民主的源头

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被普遍认为是民主的最初源头，而在此之前的民主在人们的研究视野之外。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问世，史前社会开始进入人们研究的视界，并拓宽了民主的研究领域。恩格斯在认真研究史前社会的基础上指出，“自然生长的民主制”——原始民主制，是人类民主的源头。进而，恩格斯论述了原始民主的鲜明特征：第一，人人平等。氏族一切成年男女都平等享有表决权，共同选举或罢免酋长，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第二，直接民主。氏族成员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处理，并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

<sup>①</sup> 这里主要是指恩格斯晚年，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12年。

不存在特权。酋长只拥有纯粹道义性质的权力，没有强制的手段也不享有特殊的权利。第四，自发地遵循民主原则。氏族成员主要靠习俗、传统和习惯来维持这种民主模式，民主与他们的道德观念融为一体。恩格斯对原始民主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认为其作为人类民主的滥觞，对后世民主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不会永存的，“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sup>①</sup>。因而，基于其上的、同样单纯质朴的原始民主也必将走向瓦解。

## 2. 从原始民主到阶级民主的演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产生，民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数人的民主变为少数人的民主，完全民主变为片面民主，非国家形态的民主变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原始民主被阶级民主所取代。

奴隶制社会的民主是阶级民主的初始阶段。恩格斯在论述雅典、罗马等奴隶制国家的具体实例中，深刻阐明了这种民主。他指出，雅典民主共和国依然是以部落为基础并保留了直接民主的形式。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使财富逐渐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公共权利逐渐与人民大众分离，民主逐步沦为财富聚集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罗马贵族共和国的公共事务则是由酋长组成的元老院处理。但酋长总是从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逐渐形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样，“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sup>②</sup>。恩格斯认为，这两种民主虽然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其本质都不过是奴隶主内部的一种民主，是奴隶贵族实施专政的手段，它们必将随着奴隶制的灭亡而为新的民主制所代替。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人类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封建制社会，君主专制是最普遍甚至是唯一的政权形式。封建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独揽国家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广大人民群众则毫无民主权利可言，即便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可以说，在封建社会几乎没有完整的民主形态。但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城市和城市市民的产生，并诞生了最早的城市政治民主。尽管这种民主还浸染着浓厚的神学政治气息，也尚未构成典型的民主形态，但它却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为未来资产阶级民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民主是阶级民主的高级阶段。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资产阶级民主所采用的普选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制等政治制度，为消灭封建等级特权制度，为解放人的感性欲望，为摆脱人身依附状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的民主和开展解放斗争创造了条件。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取代封建专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它的阶级本质也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sup>③</sup>恩格斯晚年再次强调，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sup>④</sup>。例如，在美国，人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原本充当社会工具的国家权力是如何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的。在那里，两大帮政治投机家轮流执政，他们“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sup>⑤</sup>。质言之，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实现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手段。对于广大的人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7-228页。

群众而言，这种民主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政治形式罢了。恩格斯认为，这种虚假、片面的民主与真正的民主依然相距甚远，因而也终将走向没落。

### 3. 民主的“消亡”与“复活”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的没落，无产阶级民主正式登场。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民主突破了以往阶级社会中民主的狭小圈子，用多数人的民主代替了少数人的民主，从而改变了民主的性质。它超越了以往阶级社会中民主所依附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只是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一个阶段，作为“国家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也不会永恒。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sup>①</sup>，“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sup>②</sup>。这就是所谓民主消亡论。“民主消亡论”特指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它将会“自行停止”，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但同时，民主也是一种管理形式，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将会消亡，但民主管理依然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管理”不仅不会消亡，其完善程度还将会空前提高，“人们所实现的只是更高层次、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上的‘民主’，而不可能是‘民主’的顶峰和最后完成，根本不存在最终的、最后的民主管理模式”<sup>③</sup>。恩格斯说：“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sup>④</sup> 共产主义的民主是原始民主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是人类民主发展的终极目标。

总之，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清晰而透彻地论述了民主的发展脉络，揭示了民主在自身矛盾运动中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依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内容。

## 二、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到“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政治制度是政治内容和政治形式的统一。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必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sup>⑤</sup>，因而必须予以打碎。他们认为“公社国家”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适宜政治形式。在恩格斯晚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日趋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日渐成熟。恩格斯以其开阔的胸襟，重新审视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并对民主共和国提出了新的认识。

### 1. 民主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

恩格斯首先就此前对民主共和国的认知进行了诚恳的反省。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sup>⑥</sup> 1885年恩格斯重新发表该文时在此处增补了一个注释，他说：“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5页。

③ 陈曙光：《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的机关组成的，这些机关可以在共同的国家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和地方的自治，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sup>①</sup>。恩格斯在此对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重新进行了审视。他纠正了自己和马克思曾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错误认识，明确肯定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实施中央集权的同时在乡镇、区和省各级建立行政自治体制的做法，并把它看作是革命最有力的杠杆。这是恩格斯对民主共和国认知的一个转折点，也成为其新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基础。随着对民主共和国合理性因素的不断发掘和认识，恩格斯将其置于国家最高形式的地位。他说：“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sup>②</sup>可见，恩格斯已经开始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式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了。

## 2. 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

恩格斯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sup>③</sup>的国家管理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掩盖资产阶级统治的其他因素已经消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直接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sup>④</sup>。也就是说，在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管理形式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将日益激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将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而这场最终的决战也必将在民主共和国中进行到底。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迅速地积蓄起来。在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管理形式下，无产阶级有了更为广泛的政治权利，更为清醒的政治意识，更为科学的斗争方式，从而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更为广泛的力量，创造了更为有利的革命条件，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危险的境地。恩格斯指出，“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sup>⑤</sup>。

## 3. 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以民主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设想。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说道：“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sup>⑥</sup>1894年，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sup>⑦</sup>在恩格斯看来，民主共和国只不过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其性质取决于它的内容，也即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sup>⑧</sup>但是，当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则可以运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因此，恩格斯强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首先应该争取民主共和国。在无产阶级的政权组织下，共和国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政体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1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2页。

而是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 三、从暴力革命到合法性斗争

19世纪40年代及其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达到自己目的的唯一方式，“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sup>①</sup>。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蓬勃生命力和自我调解能力，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恩格斯晚年，欧洲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恩格斯站在时代的潮头，以其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对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策略思想做出了重大的发展。

#### 1. 合法性斗争

恩格斯果断地指出，“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sup>②</sup>；“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sup>③</sup>。新的斗争环境需要新的斗争武器！而这种新的最锐利的武器就是以普选权为代表的合法性斗争。恩格斯在其晚年的著作中，用大量笔墨论述了普选权给无产阶级所带来的“千百倍的好处”：第一，普选权给了我们一把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和不适时的蛮勇，从而制定正确的行动路线。第二，普选权使我们能够在竞选宣传中广泛地接触人民群众，揭露各资产阶级政党，从而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第三，普选权在国会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坛，使我们能更自由、更有权威地向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从而宣传自己的主张。总之，选举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成了解放的工具，“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sup>④</sup>。显然，恩格斯已经看到了合法性斗争在无产阶级争取民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始探究如何运用这种手段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 2. 不放弃暴力革命

对合法性斗争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的放弃。回到恩格斯的文本，追寻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暴力革命的坚持和强调。恩格斯晚年依然明确地指出，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sup>⑤</sup>；暴力革命是“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sup>⑥</sup>。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可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异己力量的增长，更不可能毫无抵抗、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政权拱手相让。恩格斯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曾放松过对无产阶级合法性斗争的警惕，也从未打算在合法性斗争面前束手就擒。一旦觉得无产阶级的合法性斗争威胁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就会“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sup>⑦</sup>，重新恢复专制，实行独裁、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镇压。德国《反颠覆法案》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因而，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的终极武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7页。

除此之外，恩格斯还对宣扬放弃暴力革命的言行予以坚决批判。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右倾机会主义者“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的态度表示“无法容忍”<sup>①</sup>；他批评李卜克内西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的做法“有点过头”；他谴责《前进报》断章取义地摘录他的著作、曲解他的本意，使他“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sup>②</sup>；他反复警告右倾机会主义者“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sup>③</sup>。上述足见，恩格斯晚年不仅没有放弃对暴力革命的坚持，反而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他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

### 3. 斗争策略的选择

对于恩格斯而言，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合法性斗争，都不过是无产阶级用来争取民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和策略。既然是策略，就应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言：“策略没有革命、反动之分，策略是随机应变的。如果一天里情况发生了24次变化，我们的策略就要变化24次，而目标一点不变。”<sup>④</sup>面对19世纪末期纷繁复杂的革命形势，恩格斯总结出了策略选择的科学方法：“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sup>⑤</sup>当统治阶级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愿意遵循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且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不断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提升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那么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就会得到缓解，和平代替成为可能。而当统治阶级无视社会发展规律，违背历史潮流，对无产阶级凶相毕露、暴力镇压，那么无产阶级就可以放开手脚，随意地对付他们，暴力革命成为必要。总之，在恩格斯看来，斗争策略并非一成不变，“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sup>⑥</sup>。

## 四、从社会民主到党内民主

民主不局限于社会民主，党内也需要民主。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层面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而较少涉及党内民主。恩格斯晚年，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日益壮大，党内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异见分歧层叠出，言论自由相对缺乏，个人专断初见端倪，党的刊物受到限制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呼唤党内民主。恩格斯顺应历史发展的需求，创立了党内民主的思想。

### 1. “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应该有比以往所有政党更为广泛的批评自由，如果缺乏党内的批评自由，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批评是党内团结的重要途径。开诚布公的讨论与批评能更好地帮助党员认识自身的错误，能使党更全面地认识路线、方针、政策的利弊，从而团结一致，奋勇前进。批评是党的队伍坚强性的重要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地批评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不会给敌人提供诽谤的机会，而只会引起“敌人极大的惊愕”<sup>⑦</sup>，因为，只有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④ 《第二国际第二、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0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页。

产阶级政党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这也正是党的巨大内在力量的体现。批评是党员成长和政党成熟的必要。利用机会对党员和党过去的活动进行反省和批判，能够使党员和政党“学会更好地工作”，“这是绝对必要的”<sup>①</sup>。“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sup>②</sup>工人运动的基础就是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因而工人阶级的政党无法避免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sup>③</sup>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为了党本身的发展，党内的批评要尽可能坦率，要“满怀和意，也没有任何理由发火”<sup>④</sup>，要真诚地、耐心地、满腔热情地进行教育。

## 2. 党内分歧“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

随着无产阶级政党队伍的迅速壮大，党内成分日渐复杂，党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党内意见分歧乃至不同派别的斗争就难以避免。恩格斯认为，党内分歧和斗争是完全正常的，是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现，偶尔发生这类事情“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sup>⑤</sup>。恩格斯强调，党内的分歧应该通过党内讨论和争论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简单粗暴地随便开除。因为，“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sup>⑥</sup>。恩格斯的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在他对待“青年派”的态度上。他认为党的领导人把“青年派”赶出党的行为是不高明的做法，因为“在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sup>⑦</sup>，关键在于如何消化他们。恩格斯用理论批判的方式揭露了“青年派”的实质和危害，用教育批评的方法使部分“青年派”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恩格斯对用开除出党的极端方式处理党内分歧的做法始终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不要为未来的困难撒下种子”，“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者”，如果非开除不可，也要“举出昭然若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实（明显的行为）”<sup>⑧</sup>。

## 3. 党的刊物可以“开展批评和讨论”

党的刊物是党传播思想的重要工具和阵地。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视党刊的作用。一方面，恩格斯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刊“传声筒”的作用，对党的纲领、方针、政策进行宣传、对党内成员进行教育、对敌对势力进行反驳批判；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党的刊物还应该“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sup>⑨</sup>，也就是说，党的刊物可以自由地开展批评和讨论。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领导人试图用手中的权力阻止《新时代》刊发《哥达纲领批判》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批评这种做法是独裁幽灵的再现，是“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sup>⑩</sup>。恩格斯指出，为了更好地利用党的刊物进行批评和讨论，应该在党内建立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刊物，既不被党的执行委员会掌管，也不直接从属于党的代表大会。当然，这一主张只是在当时境况下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内民主而提出的，并非具有普适性。但恩格斯所强调的，党内可以充分讨论和自由批评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思想却是党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4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5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2页。

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

#### 4. 反对个人专断

恩格斯是反对个人专断的典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工人中，恩格斯享有崇高的威望，尤其是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受尊敬和爱戴的领袖。但他从不以领袖自居，而是反复强调全体党员的平等，极力反对个人专断。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威望不是源自于权力，而是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的拥护和支持。如果脱离群众，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党的领导则可能退化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绊脚石。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恩格斯总是真诚地尊重各国党及领导人，从不乱发号施令。例如，在涉及德国党的策略问题上，他表示，“不先了解倍倍尔的意见（或者从《工人报》上或者从信中），我一概不作决定”<sup>①</sup>。在回应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要他干预某些领导的请求时，他明确表示，“我没有任何权利干预我几乎毫不了解的波兰党的内部事务”<sup>②</sup>。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晚年所表现出来的独断专行的作风表示了极度的痛心，他严肃地指出，这种行为“决不能成为党的信条”<sup>③</sup>。他建议，反对个人专断，一方面要赋予普通党员以监督、批评领导干部的权力，使他们不要“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不要“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sup>④</sup>；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干部要虚心接受意见，对不同的意见要泰然处之，不要急躁，不要热衷于强制手段，因为“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sup>⑤</sup>。

总之，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1] 王兴斌、栾扶桂：《恩格斯的晚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 [2] 洪韵姍：《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 [3] 应克复：《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4] 刘青建等：《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5]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 [6] 陈曙光：《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 [7] 孙代尧：《从暴力革命到“和平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演进之探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1期。

（编辑：刘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6-77页。